

水映京城：千年古都水之梦

不论是人的生存，还是城市的发展，都离不开水。水特有的执着与柔韧，孕育了人类文明，承载着绵延的文化根脉。

北京，也不例外。这座千年古城同样因水而起，曾被泉水浸润。

不久前，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，北京要做到林成片、湖相连，绿满京华，水映京城，鸟语花香。然而今日之北京，却面临缺水之患，她还能重圆水映京城的“水乡”之梦吗？

北京市通州区的运河减河。摄影：房亚军 制图：陈琰洋

本报记者李斌、关桂峰

自古以来，人类逐水而居，城市沿水而建。不久前，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，北京要做到林成片、湖相连，绿满京华，水映京城，鸟语花香。

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，水和一座城市，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？伴随地下水连续上升，首都北京，这座同样因水而起，曾被泉水浸润的千年古都的水安全形势究竟是怎样的？

如今属于极度缺水型城市的北京，能重圆水映京城的“水乡”梦吗？

25年前，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，确定每年的3月22日为“世界水日”。

“世界水日”到来前夕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走进北京这座古都，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中，探寻这座城市的“水乡”梦。

北京新总规，“水”字出现 272 次

——建设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；
——落实以水定城、以水定地、以水定人、以水定产；

——按照互联互通、集约紧凑、提高韧性、亲水宜居的原则，促进水与城市协调发展；

——构建绿水青山、两轴十片多点的城市整体景观格局，尊重和保护山水格局，加强城市建设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，突出山水城市景观特征，让居民看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；

——构建看城市、看山水、看历史、看风景的城市景观眺望系统，形成银锭观山、钟鼓楼北望、太和殿经玉渊潭西望、景山万春亭西望四条由核心区向外眺望自然山体的景观视廊，强化山水城市意象。

——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蓝天常在、青山常在、绿水常在的生态环境。

……

翻看 2017 年国庆前夕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复的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16 年-2035 年)》，细心的人会发现，去掉 102 次“水”，“水”字出现了 272 次。水，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。

不论是人的生存，还是城市的发展，都离不开水。水特有的执着与柔韧，孕育了人类文明，承载着绵延的文化根脉。北京，也不例外。

白浮泉“引”水、永定河泛滥造成城址不断北迁、在西山潜水溢出带上兴建“三山五园”、共和国成立后兴建密云水库……在 3000 多年的建城史中，水的问题，始终如影随形，相伴北京这座东方大城。

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。《永定河史话》一书记载，通过地质工作者的勘察断定，至晚第三纪上新世末期，距今约 300 多万年，永定河全河贯通，奔流的河水涌入“北京湾”(即北京小平原)。“北京小平原地域通达，水陆交通便利，是都城发展的必要条件，而山水同时构成天堑之险，以捍卫都城的安全。纵观历史上古都的定鼎与迁移，山水形胜，使北京成为盛产古都的地方，有史可鉴。”

回顾历史，京城盛水景观曾令人称羨

历史上，建城都要有水源支撑，一座城的选址、规划、建设和发展往往由水源决定。北京地区历史上河网密集，湖泊星罗棋布，其优良的水源和水利条件是吸引诸多王朝在此先后建都的因素之一。

发源于山西的永定河与发源于河北的潮白河等 5 条河流冲出山谷，形成了肥沃的冲积扇平原——北京，就位于这个先天发育良好的北京小平原，即“北京湾”上。

“这种地质构造使得平原地区地下水位高，容易形成涌泉、湖泊、湿地。”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曹晓峰说，莲花池、一亩泉、白浮泉等大量泉水基本都是这样形成的涌泉。

从北京山区出发，沿京藏高速公路 40 多公里就到了昌平龙山东麓度假村，度假村最北头儿有一座简易小亭，里面有一座雕刻着“白浮泉遗址”的汉白玉石碑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有过这样的



评价：“与历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，首推白浮泉。”足见其地位之重。

北京首次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都城是在元大都，这是北京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。北京地势西高东低，地理学家郭守敬因势利导，从昌平白浮泉开始，开凿一条沿 50 米等高线蜿蜒而行的水道，将白浮泉水引向西南，流入瓮山泊，再向南汇入积水潭，然后穿过城区，最终与通州的路河相汇。为了控制水流，沿途“置闸二十有四”，抬高水位，漕船逆流而上。据记载，当时忽必烈来到积水潭畔，走上万寿桥，见到“舳舻蔽水”的场面非常高兴，命名“通惠河”。

北京，曾出现过令人称羨的盛水景观。在如今通州区南部，曾有一个大湖，名叫延芳淀，方圆数百里，芦苇丛生，水面广阔。历史上北京地区很多河流都能够通行漕船，水井也很多。清末的朱一新撰《京师坊巷志稿》，记录了北京内外城共有水井 1265 眼。

“可以说，北京历史上的盛水景观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到清代都基本保持了这个格局。”曹晓峰曾撰文分析，原因有三，一是 3000 年来大部分时期北京的降水量比较丰富；二是主要河流源头水源涵养情况良好；三是水资源消耗不大。

“北京历史上确实是水乡。”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主任孙劲松认为。

《北京西城历史文化概要》一书如此记载历史上的北京：打开北京城区地图，中轴线以西的西城区可以说是“碧波入眼，比比皆是”，由南到北，陶然亭水域、西华潭、梁家园、万明寺、南官阁、太平湖(南)、后水泡子、二龙坑以及皇城之中、禁园之内的南海、中海、北海和皇城北垣外的什刹前海、后海、西海(积水潭)、沟沿的水道(今赵登禹路、佟麟阁路)更是纵贯了西城的北部地区……

通运桥，地处通州张家湾镇的一座明代石桥，如今仍人来人往，一道道斑驳的石痕见证着历史的更迭。

明代石桥、古运河码头……张家湾镇镶嵌在大运河北端，这里集中了一些和水有关的历史遗迹。作为大运河的北起点，通州成为明清两代水陆都会，大量的船只载着粮食、建材等物资从南方运抵京城，都是在这里的码头卸载。难怪有人说，北京是“一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”。

“远看通州城啊，好大一艘船啊，嘿，嘿，嘿，嘿呀……”一曲激昂豪迈的“运河号子”仿佛让人看到在当年延绵不息的运河古道上白帆蔽日、船歌嘹亮的繁荣景象。

地下水位连续上升，依然极度缺水

在顺义区南陈路与白马路交叉路口的东南角，树荫下的两口井看似普通。水文工作者贾万清拿着一把特制的钥匙，在井盖锁孔里转了 20 多圈，再使用扳手才彻底打开井盖。

这是北京市 1000 余眼地下水监测井中的一眼，历经多年建设，深藏在北京城下的一张地下

水监测网已经形成。

地下水被称为北京的“生命之水”。曾经，北京人每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来自地下水，北京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以地下水为主要供水水源的城市。

据统计，从 1980 年起，北京地下水水位因超采、气候等因素呈现加速下降趋势：平均埋深从 1980 年的 7.24 米下降到 2015 年的 25.75 米。北京超采地下水也是无奈之举。从 1999 年起，北京持续干旱，多年平均降雨量仅 479 毫米，年水资源量约 21 亿立方米，然而全市用水的需求量约 36 亿立方米，缺口达 15 亿立方米左右。

多年来，北京年均超采地下水约 5 亿立方米。长期的超采造成北京地下水位不断下降，平均每年下降近 1 米。

转折点，出现在 2016 年。自从南水北调之水入京和减少了地下水开采，北京地下水位连续 2 年回升。

虽然地下水位回升，北京依然是一座极度缺水的城市：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不到 100 立方米，这一数字还低于缺水的以色列。

水不仅少，有的河流仍比较脏。水少，是北京的水短板；水脏，是北京的水痛点。

北京治水：“第一位的还是节水”

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十六字治水方针。

北京市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这“十六字治水方针”，节水优先、系统治理，统筹山水、林、田、湖，进行系统生态治理。

“第一位的还是节水，节水优先应是新时期治水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方针。”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说，由于历史欠账多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，北京水资源供给依然趋紧，水资源短缺仍将是制约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。

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彤说，要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，还要加强回补，进一步涵养水源。

水脏，问题在水，根子在岸。北京市用系统治理的思路，统筹河岸和水上，系统解决水污染问题。

在推行第一个污水处理三年行动计划后，2016 年，北京推出第二个污水处理三年行动计划，重点瞄准城乡接合部、风景名胜地区以及一些新城地区的污水问题，让河长和警长、检长协同治理，部分案件直接移送司法，大大提高了违法排污的震慑力，建立水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。

这是超常规的行动速度和力度。目前，北京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2%，再生水利用量达到 10.5 亿立方米。

多管齐下，北京大做“水”文章

节约用水，加大再生水利用，逐步恢复历史河

湖水系；构建“三环碧水绕京城”的大尺度水带……面对“水”这篇大文章，近年来北京多管齐下。

让水流起来——“河流水质差一方面是由于水量少，另一方面是由于流动性差。”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胡波说，“流水不腐”，城市河湖环境用水的主要来源是再生水及雨水水补给，水体缺乏流动，河湖基本丧失自净能力，极易成为“一潭死水”。

北京市水务局规划处相关负责人说，水网的规划不仅是实现所有的干涸河道有水，实现污水再利用，还要让水流动起来，形成水景。

“要规划好水的使用，一水多用，算好水账。河道用水可以用再生水来补充，但是也需要一部分清水，才能增加自净能力，最终提升水质。”张彤说。

让水景再现家门口——在前门附近的三里河流域，胡同、院落间再现了“水穿街巷、庭院人家”的景观。河道曲折蜿蜒，四合院、胡同依着水系的走向逐渐伸展开。

整治三里河流域就是历史河湖水系恢复的一个尝试。明朝时期，这里河道纵横，居民沿河而居，许多戏楼、外地会馆聚集于此，河道两岸逐渐聚集了人家。清末，附近的人口骤增，三里河逐渐被填平，盖上了民居。

为重历史风貌，在搬迁腾退部分居民后，从 2016 年 8 月起，东城区开始重修三里河。依据历史上的位置和走向，三里河已经基本还原历史风貌。现在，河边扶老携幼散步的居民多起来，还有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赏景，拍照留念。

“记得改造前这里又脏又乱，平房简陋，一间挨着一间，屋顶上长着草。”退休职工王奶奶说，看到新闻报道，我和老伴儿专门过来，真不敢相信，这里变得这么好看了。

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一段，玉河穿越了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败，被深埋在层层叠叠的民房之下。2007 年，玉河改造工程正式立项，2017 年 9 月，700 多岁的“玉河北段故道”终于重现天日……曲桥、水榭、亭台，宛如江南水乡。

根据北京新总规对“恢复历史河湖水系”的描述，北京未来将“形成六海映日月、八水绕京华的宜人景观，为市民提供有历史感和文化魅力的滨水开放空间”。

六海包括北海、中海、南海、西海、后海、什刹海；八水包括通惠河(含玉河)、北护城河、南护城河、筒子河、金水河、前三门护城河、长河、莲花河。

让水干净起来——随着北京水质的持续改善，有更多的美景重现京城。在密云区的水清河，“阔别”多年的野生白天鹅再次回归。这得益于当地大力进行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，同时进行湿地改造，以增加水草、藻类等浮游生物。

萧太后河曾经是有名的“牛奶河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萧太后河就开始遭遇工业污染，前几年每天有数万立方米污水直排入河。

通过截污、补水等方式，如今的萧太后河清静起来，鱼类也大幅增多，白鹭等水鸟纷纷栖息于此。

在北京城市副中心，不仅水变清了，道路也变绿了，而且河流周边形成林水联动的美景。一些河流两岸成为水绿相融的生态廊道，聚集了大量野鸭、白鹭、天鹅等过去难得一见的鸟类。

“这源于近两年通州区实施控源截污、垃圾清理、清淤疏浚、水系连通、生态修复的系统治理措施。”通州区水务局局长房亚军说。

通州多河富水，区内 19 条河流汇聚，河道总长 245.14 公里。在通州居住了十多年的柳先生目睹了通州水的变化。“这一两年，河道的水质变得好多了，两岸的绿地也多了。”

看城市、看山水、看历史、看风景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“水”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城镇

建设，要体现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天人合一的理念，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，让城市融入大自然，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

北京新总规提出，要“构建看城市、看山水、看历史、看风景的城市景观眺望系统”，要求“加强城市整体空间形态控制，构建展示城市特色风貌的景观眺望系统，统筹城市第五立面与城市色彩塑造，让人们更好地看城市、看山水、看历史、看风景。”

新总规数提“山水城市”，北京，能重圆“水乡”梦吗？

“明永乐迁都北京前，先迁江南地区的富人实京师”，加上明清时期大量江南人士入京为官，什刹海一代形成了浓郁的水乡氛围，保留至今。”孙劲松认为，如果单纯从水资源角度，北京要重圆“水乡”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如果从文化角度观察，恢复水的历史景观、重圆“水乡”梦不是没有可能。

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陈兴茹在《中国典型水城基本内涵分析》一文中指出，水城类型众多，对于北方城市而言，以北京、济南为代表的城市，就属于城中大湖型的水城。

水养育人，人亲近水，水聚成景，人融于水景中。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表示，历史上北京水系不仅造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地理格局，更构造了突出的城市生态文化，赋予了传统北京水、山、林一体化的“城市山林”的水乡野逸气质。

水脉滋养文脉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于北京严重缺水，水脉遇到了破坏。

目前，北京城区及近郊区有昆明湖、玉渊潭、北海、中海、南海、前海、后海、西海、龙潭湖、陶然亭湖、紫竹院湖等小湖泊 30 余个，主要集中在紫禁城西部和三环之间，多与城市河道相通。

这些湖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：首先是地处城市中央地带的什刹海、北海、中海等，二是位于城市西部冲积扇山间洼地，汇集西山地表和地下径流的昆明湖、玉渊潭、紫竹院湖、动物园湖等，三是地处城市东南部冲积扇边缘地带，龙潭湖、陶然亭湖等。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尹钧科说，在保护文物、保护古建筑、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时候，要把水脉也加入进来。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吴文涛说，回顾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合理利用、有效改善水环境的宝贵经验，如历代都把水脉纳入城市布局，使城市增添山水园林特色；兴建一些大型皇家苑囿，如辽代的“延芳淀”、元代的“下马飞放泊”、“柳林海子”、明清的“南苑”等。

“重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对于我们当今协调城市发展与环境的关系，继承与完善自然和人文风貌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”吴文涛说。

陈兴茹认为，水城是古人有规律地利用自然、改造自然的结果，人水和谐、人与自然和谐在水城得到了具体体现。我们要学习古人朴素的治水思路，做好水生态修复、水环境改善、水景观重塑、城市水系的合理规划利用、人水关系的和谐。

“要珍惜北京的水和有水的空间。如果水环境能跟人们的生活环境更融洽就好了。”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，如果历史河湖水系的恢复能穿过平安大街，再到东皇城根，再恢复到蓟运河，对于古都北京风貌会有一个大的改变，“过去在历史水系上盖盖板主要是因为雨污合流，如果慢慢地把污水系统建好，逐渐把盖板揭开，恢复水环境，城市才有灵动的人文气息。”

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，离不开城市的健康水系。

历史启示我们：人与水的和谐共生，就是要保护好水源地的自然风貌，就要遵循规律，注重涵养水源，重视水的生态功能，合理加以利用。

(下转 15 版)